

欽定晉書

卷之十  
五五六九

晉書卷五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彪

惇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

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

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

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

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徂怵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

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  
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  
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  
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  
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  
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  
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  
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

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地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



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

進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  
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  
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  
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  
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  
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  
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  
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  
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

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

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  
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  
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  
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  
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  
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  
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  
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  
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  
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

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  
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  
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  
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  
顧其微弱勢力不成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  
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  
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  
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  
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

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  
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  
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  
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  
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  
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  
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  
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  
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  
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

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  
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  
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  
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  
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  
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  
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  
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  
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  
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

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



烏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與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蟠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